





劉向新序卷第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  
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  
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  
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  
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  
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  
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

劉向新序卷第五



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  
文帝學學伯招帝堯學州文文帝舜學許由禹  
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  
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  
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  
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  
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  
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龍耳使其目  
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  
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

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  
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  
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  
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  
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  
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  
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  
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



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  
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  
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  
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  
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  
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  
仲射小白中其帶鈎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  
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  
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  
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造  
其寤貝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鳧須造  
門碩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  
曰五里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  
復自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  
者甘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  
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  
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  
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弃國之半乎  
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



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

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十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



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  
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  
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  
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恤之  
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  
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  
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  
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

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  
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  
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  
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  
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  
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  
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  
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  
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  
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誦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



蓋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

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  
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  
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  
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  
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  
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  
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  
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  
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  
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

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  
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  
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  
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  
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  
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  
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  
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  
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  
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



饒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則民疲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



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  
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  
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  
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  
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  
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  
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進官職日益此所  
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  
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  
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

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臏  
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  
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  
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  
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  
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  
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  
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  
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



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  
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  
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  
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  
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  
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  
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  
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三不葬宗廟喪亡社  
稷不祀宮室空虛之甚於徒隸尚不知  
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不  
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譎佞甚矣閔王不祀社稷

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  
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  
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  
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  
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  
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  
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  
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  
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  
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



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  
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  
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  
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  
群臣名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  
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  
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  
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  
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爲  
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  
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  
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  
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  
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  
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  
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  
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  
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



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  
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  
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至未  
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  
郭魏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  
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  
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  
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  
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  
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  
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  
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  
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  
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  
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躡行  
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  
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  
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以駕而畏不  
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  
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致其噐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

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趨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

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徇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問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問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駮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問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驕騮騶驥天下之



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橐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

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  
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  
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  
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  
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  
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  
若繼踵然後賢主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  
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劉向新序卷第五

劉向新序卷第六

刺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  
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  
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  
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  
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  
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  
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  
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正而夏



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  
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  
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  
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  
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  
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  
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  
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  
之阡五百里之臺高旣如其趾湏方八千里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  
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  
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  
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  
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  
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  
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  
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  
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



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  
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  
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  
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  
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  
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  
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麇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  
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至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  
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

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  
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  
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  
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  
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  
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  
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  
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



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車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

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



上也食我以糲饗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覲者也吾將從之其父曰吾恃爲覲已食三世矣今徒是宋邦之求覲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

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



無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劉向新序卷第六

劉向新序卷第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



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勞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立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第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

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  
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  
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  
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  
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  
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  
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  
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  
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

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  
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  
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  
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  
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  
陵季子首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  
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嗑不容粒  
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  
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



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勝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勝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



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孝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

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



狄也夷狄之求無窮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遠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

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



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輓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

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



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  
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  
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  
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

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  
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  
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  
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  
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  
未可邪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訕乎不知已而信  
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  
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  
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弃乎越石



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供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

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



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  
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  
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  
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  
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  
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  
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  
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  
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  
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

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曰  
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  
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  
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  
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  
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  
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  
泠更事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  
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  
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  
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  
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  
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  
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  
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鑕刎頸而死于  
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  
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  
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  
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  
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  
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  
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  
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  
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  
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  
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  
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  
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  
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  
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  
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  
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鑕刎頸而死于  
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  
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

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  
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  
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  
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  
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  
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  
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  
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  
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  
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  
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  
與徃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  
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  
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  
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  
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  
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  
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  
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  
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  
有虵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虵  
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  
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  
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  
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  
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  
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  
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  
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



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誰之求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

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魯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鋪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



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毋魯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繁之正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

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時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



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  
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  
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  
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  
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  
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

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訖程嬰謂杵臼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  
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  
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  
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  
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  
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  
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  
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  
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



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  
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  
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  
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  
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  
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

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  
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  
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  
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  
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  
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  
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  
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  
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



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十之大業之胄者  
為崇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  
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  
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  
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  
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  
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  
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閭  
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

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  
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  
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  
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  
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不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  
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  
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  
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



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十之大業之胄者  
為崇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  
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  
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  
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  
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  
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  
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閭  
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

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  
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  
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  
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  
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不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  
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  
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  
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



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

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爲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累武心意愈堅終不屈



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  
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  
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  
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  
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  
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劉向新序卷第七







